

隋唐

卷

三十一
三十七

讀史大略卷五

讀史大畧卷三十一

江陰沙張白定峯著

隋紀

煬有三善

煬帝爲晉王時能誅施文慶等一善也卽位以後又有二善焉其一詔封孔子後裔爲紹聖侯又博求周漢魏晉之後爲興滅繼絕之典此盛德事也其一方士潘誕詐稱三百歲爲帝合金丹丹不成而誕伏誅此英斷事也使帝舉動盡如三者國何至亡無如蔽錮日深雖有小善不蓋大愆是以君子惡居下流焉

煬帝忌才

帝之殺張衡薛道衡也各摛其警句誦之謂復能作此言

否甚矣煬之伎而愚也人主何才能用天下之才者卽其
才詩歌小道縱不能爲無害其爲人主也與文士角長爭
勝猶且不可況從而忌之且殺之哉昔者成湯之於伊尹
高宗之於傅說漢高之於子房昭烈之於武侯苻堅之於
王猛皆自謂不如令此五君者惡諸臣之高出已上而殺
之孰與定王霸之業哉况張薛之所謂才又才之雕蟲小
技卑卑不足數者乎煬所不忌者字文化及虞世基封倫
裴矩輩皆亡國之佐耳李淵李密雖忌之無如之何也至
若興唐佐命濟濟在世煬且不能知而不及忌矣哀哉漢
武事征伐窮土木好遊幸去煬不遠而其求才也孜孜若
不及其用才也又咸當其長故雖海內虛耗而不至於亡
使隋煬能如漢武駕馭英雄各得其用雖曰無道未必身

弑國亡也然則煬帝之亡人皆咎其窮奢竭欲抑知煬帝之忌才乃帝之所以亡也哉設隋之世有司馬相如者生於其間且與張衡薛道衡同被殺矣况豪傑如衛霍之流乎又况乎進而伊尹傳說諸人也

煬帝構蜀王秀

煬帝竊頤天位構太子勇而廢之既殺其身復戕其十子姦凶殘忍猶曰爲儲位發也蜀王秀遠封益州何害於煬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讒構既深文帝至欲斬秀於市煬又令人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埋之華山之麓使楊素發之於是帝怒不解秀遂幽囚不見天日君不知煬何讐於秀而必欲去之如此也秀之罪惡不過用度奢侈車服僭擬乘輿不若梁邵陵王綸之甚也邵陵

王父在而服斬衰朝省帝老卒被之袞冕自慙無罪又礪其服而撻之梁武怒欲賜死其兄昭明流涕固諍綸得免罪君子猶謂昭明失之過厚昭明之失於厚不賢於煬之失於過薄乎身爲天子富有四海而不許同胞親弟享一州一國之封爲我藩輔視昔之翦桐爲戲者抑何古人愚而煬帝智乎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化及弑逆帝與秀同日被害信乎成王智而煬帝愚也

煬用宇文述諸人

民不犯法則商鞅以爲憂若不荒淫則費仲以爲恥國不破壞則榮東公宰嚭之徒爲之徬徨不食而負咎自責也豈數人者其性獨惡哉投吾君之所好以苟保富貴而已當其恣睢廊廟毒害天下莫不各以所事之君爲聖爲之

君者亦惟

人之謂賢君臣相諛謂天下強盛可幸無

事也九州民庶敲骨竭髓以供燕飲土木征伐賞賚者其
呻吟愁苦啼饑號寒之聲不得而聞也白骨蔽川原肝腦
塗草木不得而見也卽偶然聞之見之以爲不足惜也嗟
乎賊臣之凶於而國固如是哉宇文述虞世基裴蘊宇文
愷裴矩封德彝數人者得其一足以亡况兼聚於煬之朝
乎文帝以詐得國未嘗尊賢育才所任之士與食餼於土
者如是而已耳當是時興唐之佐文武彬彬不莖莽則下
僚也君實不用而曰代無人才吾不信也

何妥何稠

隋室大臣多用世胄唯何妥出自庶族議論剴切時有讜
言然而首進朋黨之論使蘇威虞愷薛道衡之屬皆因之

得罪當世知名之士連坐者數百人其論樂也斥萬寶常
之能而專申己說廢蘇夔之議而獨奏黃鐘蓋小人之有
才者非端士也緣其所由來則父爲梁武陵王典庫盜其
金帛致富鉅萬後以技巧事湘東王王悅之時置左右梁
亡事周周亡事隋而其從子稠始以玉工進終以巧思倖
導煬爲侈叔姪俱至大官則始進之不正可知隋尊世胄
擯庶族而所擢庶族之子不過工商之家如妥如稠者而
已文學之士如劉焯劉炫皆抑塞以終其身魏徵杜如晦
之倫又安望綰其半通也哉天生英才實爲開基聖主用
非隋之所得而臣也

衛文昇發楊素塚

王敦叛晉剖棺戮屍天下快之李林甫讒佞姦貪肅宗欲

戮其屍旣而不果天下恨之姦臣旣死而戮其枯骨使後
世亂臣賊子有所懼而知戒法不嫌於過也楊素事隋實
兼王敦林甫之惡而生榮死哀恩賁泉壤識者恨焉衛文
昇帥兵討素子元感行至華陰掘楊素塚焚其骸骨壞其
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未幾而元感誅族滅嗟乎素之於隋
王爲讒譖所誅夷族滅者衆矣天乃假手文昇俾受王敦
之慘而兼喪其宗則敦所未有也人亦何苦爲姦邪讒賊
之人也哉

燕王倓水竇告變

古之王者明目達聰用賢舉能使朝無曠職下無壅情然
後深居高拱以示尊嚴重門擊柝以禦暴亂猶恐下多蒙
蔽無以通民隱而聞已過也每旦必朝羣臣商政治葑菲

之采不遺芻蕘豈徒外示威嚴已哉煬帝疎遠賢士狎昵羣小父子至親罕接其面深居宮禁酒色是耽司馬德戡之亂少子倓與蕭鉅宇文暉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冀以告變爲司閹者所遏不得上聞父子俱死何取此崇高遂密爲哉又有好爲微行以求知外情寄耳目於近習以詗察羣下者一則視九重太重一則視萬乘太輕方之煬帝其失均也

隋室忠臣

秦與隋皆一統之君皆一傳而失天下視朱溫劉智遠有間矣二世弑子嬰戮秦之臣無一人焉能爲故君死者隋則不然唐取關中而堯君素陰世師骨儀爲隋死王世充取東都而元文都盧楚爲隋死化及弑煬帝而許善心獨

孤盛麥孟才沈光爲隋死其餘死於封疆死於戰陣者若
馮慈明陳孝意張須陁皇甫誕諸公彬彬有徒不若秦之
無一人也所以然者高祖雖猜虐不仁而待下有禮臣子
功績茂著璽書褒美賞賜優渥讀其詔詞溫文敦厚令受
者感激欲泣蓋犬馬之待猶寓手足之誼焉不若秦之士
芥其臣也項屠子嬰之家唐全恭帝之族不特臣子之報
隋者有異於秦卽上天所以報文帝者亦異於始皇何哉
秦之得天下也殺人最多隋不若是之甚也

樂平公主

隋文以女嫁天元卒篡其國天元亡后降封樂平公主公
主無子有女娥英文帝爲之擇配李敏公主將薨泣告煬
帝請以湯沐邑授敏敏妻宇文氏帝甥也奪人之國保全

一女孫亦何靳焉乃聽宇文述之讒以敏名洪兒懼應洪
水潰城之夢竟以非罪族誅之并鳩其妻宇文氏傷哉公
主以天下與其父而不能下全一女之命安用外夫家而
內母家哉乃漢之雉唐之墨必欲易劉李爲呂武又有養
成外戚之禍而拳拳一璽如王民政君者鑒於樂平公主
可以知所戒矣宇文述以國租負約而滅人三族宇文氏
求免一身之死而證成反狀以姦人之忍誘婦人之愚至
今讀其書猶覺冤慘滿紙可畏也哉

南陽公主

婦人之性惟夫是從惟子是愛若能忍於其夫其子而報
復君父之仇則婦人也而丈夫矣吾於南陽公主之事而
深有慨焉公主煬帝女嫁爲宇文士及妻少有志節動必

以禮事舅姑以孝聞化及被誅竇建德以公主故欲活其
子禪師公主不肯竟詠之割愛於其子以報君父之仇豈
庸女所能乎建德敗後公主爲尼於東都與士及遇主拒
之不與相見士及就之立於門外請復爲夫婦主曰我與
君仇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
因與告絕叱令速去士及固請公主以死自誓士及乃不
敢言觀普六茹之族大抵修儀容事豪侈蔡王智積觀德
王雄雄弟達之外鮮有以令德聞者獨公主炳於大義節
操凜然當時宗室諸王孰有能及之者可謂天地英奇之
氣不鍾於男子而獨鍾於婦人者矣唐太宗崇獎節義而
於主不加褒封豈不知其事歟抑不能誅士及有內愧於
心而不欲彰著其事歟吾以爲南陽公主始周之夷齊而

宋之謝枋得也

大義公主

大義公主痛周之亡題詩屏風志復仇恥與唐竇后投牀
大息同一忼慨有丈夫之風此其人肯與從騎私通乎隋
人構之誣以淫行都藍惑而殺之史遂承之以入載記使
巾幗之英蒙詬千古吾不能不急爲之一雪也使公主嫁
中原重鎮必有稱師討逆之事惜乎齎志以沒又被惡聲
何主之不幸歟竇太后以射中屏風而爲開基聖母公主
以題詩屏風而爲異域冤魂成敗頓殊感慨係之矣

堯君素射其妻

吳起殺妻求將魯人疑之堯君素爲隋守蒲阪而射殺其
妻千載而下不以君素與起同譏也樂羊食子魏文侯疑

之劉仁贍爲南唐守壽陽而自戕其子千載而下不以仁贍與樂羊同譏也彼二人者戰國狙詐之士忍戕骨肉以就功名僞也此二人者則出於至誠真可質鬼神貫金石卒能抱全節以報君父偉哉烈士大夫乎均之殺妻戮子也一則見猜於本國之君一則見褒於敵國之主誠與僞相去豈特天淵乎唐太宗表君素於前周世宗封仁贍於後英君所行不約而同君君臣臣可以訓百世矣綱目隋亡之後猶書隋將堯君素實與韓人張良晉處士陶潛唐特進張承業有同美焉一字之褒較英主旌揚而加重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綱目所以繼春秋也魯仲連飛矢聊城誨人以叛尙稱曰天下高士君素仁贍之爲忠臣吾知之仲連之爲高士則吾不知也

文中子

顏淵死而聖學晦孟子死而聖教湮董仲舒死而聖人之
徒泯然不見於世者五百有餘歲矣然後文申子出焉明
仁義闢異端敎育天下之人才俱爲佐唐名世其所著書
雖大醇小疵粹然儒者也斯人也蓋開韓愈之先而在愈
上乃世之論者以兩事罪通謂不量隋文之爲人而輕於
獻策房杜王魏同時及門而不敎以三代禮樂噫何其論
之刻也文中子生於開皇四年固隋人也父仕於隋則隋
文真其君矣南北分裂幾二百年而文始一之可謂有聖
人之位與聖人之時矣舉聖德之得於生平所學者以上
告吾君是濟世之思人臣之誼也忍逆料吾君之必不我
從而秘不一獻歟吾夫子出疆載贄三月皇皇衛靈齊景

未聞有聘幣之召也下至公山佛肸之召且無不欲往今
乃以隋文不聘通自獻策爲病則是聖人一生轍環天下
皆可病矣抑通之獻策也退見楊素李德林諸人而喟然
浩歎繼以泣然是上度其君下度其臣而知道不行矣知
不行而去之隱居教授終不復出是誠儒者之高蹈豈干
祿嗜進者倫歟通自謂修六經述仁義以竊比乎仲舒其
言毅於任道而異於自處君子哉若人也卒之及門之士
盡出所傳以開有唐一代之治是豈韓愈之所能然則愈
何弗稱焉曰愈之爲學也蓋始慮不及此其及此也以爲
文也而通之言樸故無取也董常薛收皆早死禮樂不興
通言之魏徵歎之矣董薛之才我不敢知房杜王魏蕭瑀
陳叔達之流皆雜霸之器耳聖門諸賢惟四子粹然王佐

冉求季路半入富强矣况當六經煨燼之餘商鞅變法而後必欲復井田廣封建盡返周官之故而後興起禮樂雖聖人復起不能以歲月就也通卽身用於唐尙不敢必况房杜諸人乎使董薛當王魏之任考古定制貞觀之治必更有可觀者彼叔孫之縣蕞唐山之樂歌猶足以存禮樂之遺意漢世守之不敢易豈董薛得志反出唐山叔孫下歟若夫史不立傳則以福時忤長孫無忌故而其述中說也又篇首自爲世家唐重氏族覽者忤焉又其擬論語也類優故不譽者衆使豪傑之士續微言於旣絕明聖道於久湮兮先待後興致太平有功於世道人心如通者而憎茲多口厯年數千迄無定論予故詳爲之辨俾後論通者有所折衷焉